

<<庸才当道>>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庸才当道>>

13位ISBN编号：9787506032018

10位ISBN编号：7506032015

出版时间：2008-7

出版时间：东方出版社

作者：周大江

页数：325

字数：27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庸才当道>>

内容概要

封建帝国的治理结构，要球当权者不但必须拥有高超的政治权谋和卓越的治理才能，还必须具备一流的道德情操，否则便会沦为“庸才”，然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平凡的普通人才是历史的主角，“庸才当道”便成为一个文明的悲剧宿命。

作者以“庸才当道”的独特视角，清晰勾勒出西汉王朝落日孤烟的“败亡路线图”，通过捕捉正史细节，以思辨之力剥出尘封千年的真相，细腻再现帝国官场的梦想与阴谋，使历史人物远离道德化的“脸谱公式”，回归鲜活的人性。

<<庸才当道>>

作者简介

周大江，贵州遵义人，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

广泛涉猎西方哲学、管理学、思想史等人文科学及中国传统古籍。

曾著有《党史商鉴》和《决胜红海》（二书均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被多家大型企业采用为管理层必读教材。

<<庸才当道>>

书籍目录

首楔：两种人的舞台上篇：树根藤苗——刘氏皇统的家风与国运 第1章 参天大树 天降大任
 猛将周勃的胆战心惊 首开“言论自由”的先河 英明天子的过错 “取天下”和“守天下”
 不是一条“道” 世代相随的“魔咒” 第2章 平衡大师 先帝的“遗产” 道貌岸然的儒学宗师
 “宦官弄权”其实是皇上 精心布的局 “远贤臣”是为防患于未然 “金屋失娇”之痛
 险些改写帝国的历史 “好色”并非原则问题 第3章 绣花枕头 踌躇满志的青涩新君
 专权之路（一）：自固营盘，钳制对手 专权之路（二）：制服宿敌，肃清障碍 被架空的皇帝
 背后一刀 投错胎 三面“旗帜” 蒙冤2000年的柱国良臣 使错了对象的“宅心仁厚”
 酒色是唯一的归宿 深藏的阴谋 绝世美人赵昭仪究竟谋杀了几个皇子？ 第4章 断袖之君
 立志做明君 “恶霸”般的皇祖母 傅氏外戚集团的另类分子 陈圣刘太平皇帝
 “同志”的拯救下篇：藤居树位——“巨藤”王莽的兴亡 第5章 “体制”下的蛋
 “杰出青年” 年轻的首辅 潜“龙”在渊 卷土重来 快刀斩乱麻 第6章 通“天”
 的大道 圣人周公不敌三只“野鸡” 犀牛，马屎及其他 兴建“经济适用房” 狗血溅到门头上
 “美俗使者”与“猛人”何并 八人观俗团 尊贵的石头 第7章 把“天”捅个大窟窿
 有惊无险的“皇帝试用期” 江湖骗子批准“皇帝转正” 捧着铜柜坐皇位 “改制”不如蚕吐丝
 空头支票 黔驴技穷尾议：都有儒家惹的祸 早熟的哲学与青涩的科技 “向后看齐”与文帝的委屈后记

<<庸才当道>>

章节摘录

上篇：树根藤苗——刘氏皇统的家风与国运 第1章 参天大树 天降大任 当太尉周勃等人派出的代表一路驱驰赶到偏远的中都城，风尘仆仆地突然出现在代王府时，代王刘恒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些人竟然是来迎接自己去长安登基的。

事前一点儿征兆也没有。

将信将疑的刘恒被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局弄得且喜且惧，一时真假莫辨，吉凶难测。

他迅速把代王国的核心臣僚们召集起来，共商应对之策。

中都城位于今天山西平遥古城的西部，是代王国的都城。

中都与长安，两地相距遥远，即使在今天直来直去的铁路交通，也有500多公里的路程。

代国臣僚们虽然对长安刚刚发生的政变——吕氏外戚集团被悉数诛杀——略有所知，但对朝局最新的具体情况却并不十分了解，更不清楚周勃等人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更重要的是，此时控制帝国权力中枢的大臣，如周勃、陈平等，都是一些当年随刘邦出生入死的虎狼之辈。

如今刘邦、吕雉已逝，权倾朝野的吕氏外戚集团悉数获诛，已经没有人能够镇得住他们了。

——万一他们生出难测的祸心，首先遭难的便是刘氏宗室的子弟。

作为刘邦的亲儿子，刘恒更是首当其冲。

因此，以郎中令（负责王宫警卫）张武为代表的绝大多数臣僚一致认为此事凶多吉少。

他们担心在所谓“迎立新君”的背后，是“请君入瓮”的阴谋，因此建议刘恒谨慎从事，假装生病，拖延时日，以静观其变；一切要等到时局明朗之后再做计议。

但中尉（负责都城治安）宋昌独以为“群臣之议皆非也”；他力陈如下六条理由，认为此事并无凶险：其一，刘氏为天下之主，是大势所归、民心所向，是历史的必然潮流，绝非少数几个人就扭转得了的。

其二，高祖当年所封诸位刘氏子弟的侯国，占据着帝国的各个关键区域，以“犬牙相制”之态，共同形成互为犄角而又互相制衡的局面。

这样的布局坚如磐石，即使发生异姓叛乱，也不容易被破解。

其三，汉兴以来，“除秦烦苛，约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难动摇”，刘氏政权已经深得人心。

其四，最说明问题的是，吕氏外戚虽然专弄朝政多年，但此次政变时，太尉周勃孤身持节驱入北军（京师两大卫戍部队之一），高呼一声，“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结果全军将士悉数左袒，为刘氏而倒戈反对吕氏。

这不仅再次印证了刘氏强大的“民心”基础，更为朝中的开国元勋们提了一个醒——反叛刘氏不得人心。

其五，此次政变，内有朱虚侯刘章和东牟侯刘兴居两位宗室骨干坐镇中央，外有吴、楚、淮南、琅邪、齐、代等六王固守地方。

此次政变对刘氏宗室来说，虽然表面上惊心动魄，实际上不可能节外生枝。

其六，刘氏皇统遭此大变，大臣们只有拥立高帝之子为新帝，才能控制得住天下的局面；而此时在世的高帝之子，只有代王刘恒和淮南王刘长二人。

代王年长，且“贤圣仁孝，闻于天下”。

因此，大臣们“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没有什么阴谋或危险。

宋昌的分析虽然入木三分，无懈可击，但事关生死存亡的安危大事，刘恒还是不敢掉以轻心。他去找母亲薄太后商量，薄太后也拿不定主意。

刘恒便又找来精通占卜的“高人”烧灼龟甲以卜吉凶，其结果为“横纹”。

卜辞曰：“大横庚庚，余为天王，夏启以光”。

意思是说，“横纹”代表占卜对象将像夏启继承大禹那样，继承“天王”之位。

刘恒故意问卜者，我现在已经是“王”了，按卜辞所说，我还能做什么“王”呢？

卜者答道，“所谓天王者，乃天子也。”

<<庸才当道>>

” 刘恒心终于有了底。
为谨慎起见，他派自己的舅舅薄昭前往长安去会见太尉周勃，了解时局的最新动态，以做到万无一失。

周勃等人向薄昭详细通报了政变始末及迎立代王的原因。

薄昭回到中都向刘恒复命。

刘恒心里的石头这才算完全落了地，便笑着对宋昌说：“果如公言。”

”于是便派张武等6人驾驶“六乘传”（六匹大马拉的驿车）先期前往长安通报；自己则在宋昌的陪同下稍后启程。

行至长安城附近的高陵县（今陕西高陵县）时，刘恒自己停了下来，派宋昌先行进入长安城，侦察时局是否有变。

宋昌到达咸阳以东的渭桥时，正好遇到丞相陈平率朝中群臣在此迎候。

他便马上调头回去向刘恒报告。

刘恒驱车至渭桥与群臣见面。

群臣向刘恒“拜谒称臣”，刘恒谦让不敢当，遂以侯王之礼回拜。

太尉周勃一看刘恒不肯接受群臣的“拜谒称臣”，便对他说：“请借一步说话。”

想必周勃此举，是企图私下告诉刘恒不必过于谦让。

但机敏过人的宋昌却拦着他说：如果太尉是谈公事，就请当着大家的面公开讲；如果是谈私事，那么，王者无私事，还是请免开尊口。

宋昌如此说，其旨有三：其一，树立刘恒正大光明的形象，不给在场的朝中大臣们留下任何猜疑或口舌。

其二，巧妙地敲打一下周勃，提醒他注意刘恒此时的身份。

刘恒以“准天子”之尊，不应该和大臣窃窃私语，即使是位列三公的重臣也不行。

其三，刘恒与周勃之间此时已经是事实上的“君臣”关系。

宋昌要让这位政变的功臣从此时此刻起，便保持臣子对天子应有的敬畏之心，免得他居功自傲，忘乎所以。

否则，如果开坏了“头”，今后便会有更多意想不到的麻烦。

这个微妙的插曲确实提醒了周勃，他马上跪下，向刘恒呈上“天子印玺”。

但刘恒以足够礼貌而又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口气委婉谢绝道：等到了官邸再说。

大臣们簇拥着刘恒进入代王在长安的官邸，正式恳请他即天子位。

刘恒按照当时的礼仪，连续谦让四次后即天子位，是为文帝。

文帝当晚便任命宋昌为卫将军，统领南、北二军（京师卫戍部队）；任命张武为郎中令，负责皇宫的巡逻警卫。

这是他即位后任命的第一批官员。

这一切发生于高后八年（公元前180年）的前九月和后九月。

这一年闰九月。

猛将周勃的胆战心惊 文帝是西汉王朝官方承认的第3位皇帝。

其实严格说来应该是第5位，因为在他之前，高祖吕后（吕雉）临朝称制期间还立过2位皇帝。

第1位皇帝连名字都没有留下。

《汉书》的记载，只说是他是惠帝刘盈的“后宫美人子”。

惠帝的皇后是张敖和鲁元公主生的女儿，而鲁元公主是惠帝自己的亲妹妹。

吕后为了亲上加亲，让舅舅娶了自己的亲外甥女。

这样的婚姻关系在2000年前尚处于草创阶段的伦理文化中，并不是件荒谬的事情。

这位孝惠皇后始终没有生下儿子。

她在吕后的操纵下假装怀孕，“临产”前把另一位“美人”的儿子抢过来，偷梁换柱到自己的名下，并立为太子。

惠帝驾崩后，太子即位，名称“少帝”。

少帝4年后才发现了自己的亲生母亲被吕后杀了，便愤而放出话来说，要在长大后为生母报仇。

<<庸才当道>>

吕后听说后，大吃一惊。

为了避免养虎为患，她便将这个可怜的小家伙幽禁在永巷中，“左右莫得见”；进而杀了他，一了百了。

少帝死后，吕后便又立惠帝的另一个儿子刘义为帝，更名为刘弘。

其实这已经是刘弘第2次更名了。

他原来叫刘山，被封为襄城侯；他的哥哥常山王刘不疑死后，他继嗣其王爵时便更名为刘义。

刘义比他的前任还要年幼，自然也是一个摆设。

周勃为了证明政变的合法性，硬是说惠帝一个儿子也没有。

包括少帝和刘弘在内，都是吕后“以计诈名它人子，杀其母，养之后宫，令孝惠子之”。

其实这种说法极其荒谬，一点儿也站不住脚。

史书对刘弘的身世没有明确的记载，只是说吕后曾经把惠帝的几个儿子封了王或侯，其中便有刘山。

少帝则被笼统地说成是某位后宫“美人”之子。

西汉初立时因袭秦朝的嫔御制度，把皇帝的妻妾分为皇后、夫人、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使、少使等8个品级。

后来经武、元二帝两次增加，演变成为14个品级。

“美人”的地位并不低（相当于元帝朝的婕妤），人数也不会太多，她们的行踪，尤其是性生活的轨迹，自然都会在后宫制度的严密监控之中，不太可能发生“红杏出墙”的风流韵事。

即便有个别“美人”在吕后的支持下吃了豹子胆，非要“铤而走险”，也不至于胆大妄为到公然产子的地步。

何况按周勃的说法，惠帝的几个儿子全部都是野种——果如此状，惠帝的后宫将会是一个多么混乱的局面？

即使吕后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恐怕也不敢如此去冒天下之大不韪。

因此，既然承认了少帝及其兄弟们是“美人”之子，那么他们就不大可能是惠帝以外的血统。

周勃不肯承认其正统地位的原因，正如他本人所说，“今已灭诸吕，少帝长用事，吾属无类矣，不如视诸侯贤者立之。”

“吾属无类”，用今天的白话说，就是“我们这些人都会被灭族”。

惠帝是吕后的亲生儿子，惠帝之子，也就是吕后的亲外孙。

周勃等人所诛之诸吕，都是惠帝一脉的娘家人。

这些孩子长大后，很难说不会为他们的舅姨表亲们报仇雪恨。

周勃等人心里非常清楚，如果真出现那种局面，他们这些“诛吕氏”的功臣们自然也难逃一劫。

由此可见，说这些人不是惠帝的儿子，显然是周勃自我保全的阴谋之说，其他大臣对此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为了永绝后患，他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在文帝即位的当晚便把惠帝的几个儿子悉数诛杀。

文帝对周勃的说法心若明镜。

但他自己是最大的受益人，自然也不会去揭穿，更不会去追究，否则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但文帝因此却对周勃心存极大的警惕，即位后便用“明升暗降”的办法任命他为右丞相，罢了他的太尉之职。

在西汉初年，“太尉”一职只是帝国名义上的最高军事首脑，原先并不直接统兵，无实际的兵权；但经过这一次政变，执掌实际兵权的吕家人及其党羽被拿下后，周勃这个“太尉”，无论实权和声望便都不可同日而语了。

周勃其实对自己的作为非常的心虚。

文帝给他的可观封赏：1万户封邑和5千斤金。

除了不能转让的封邑之外，他把5千斤“金”全部送给了文帝的舅舅薄昭（薄太后的弟弟）。

“金”在西汉不仅仅是指黄金，还包括白银和铜。

因此，这5千斤金实际上是5千斤黄金、白银、铜3种贵重金属的总称。

周勃当的这个右丞相，地位在左丞相陈平之上，是名副其实的“百官之首”。

<<庸才当道>>

但他当得却一点儿也不舒坦。

文帝即位不久后，曾经当着众臣的面问了周勃两个问题：全国每年决狱(判决的案件)有多少起？二是全国每年的钱粮收支是多少？

周勃被这两个问题给问住了，一个也答不上来，“汗出洽背，愧不能对。”

文帝转而问左丞相陈平。

陈平的回答却非常精彩。

他对文帝说：陛下如果了解决狱之事，应问廷尉；如果了解钱谷的收支，应问治粟内史；这些事情均各有主事者。

文帝不客气地说：既然每件事情都各有主事者，那么先生所主何事？

陈平回答道：我主管这些主事者！丞相的职责是“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遂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也。”

但文帝对陈平的回答非常赞赏。

这样的对比让周勃非常难堪。

散朝后，他抱怨陈平说：咱们俩关系这么好，你平时为什么不教我对答之策？

陈平笑道：你居右丞相之位，怎能不知丞相之职？

况且，陛下的这些问题，怎么可能直接回答得上？

于是周勃便意识到，要论当宰相，自己和陈平的能力差距可能不是一星半点儿。

再加上有人善意提醒他，当心功高震主而身危，他便称病请辞相位，同时也想借机试探文帝是否在有意提防他。

不料文帝竟然就坡下驴，同意了他的辞呈。

这显然让他更加胆战心惊。

一年多后，丞相陈平病故，文帝重新起用周勃为丞相。

但周勃刚刚上任10余月，那种可以想象的喜滋滋的劲头儿还没有完全过去的时候，文帝便再次客气地免了他的职，打发他回到自己的封邑去。

这一次让周勃彻底看不懂了。

这位叱咤风云的猛将从此便在战战兢兢中度过余生，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文帝老辣高超而又不动声色的驭下之能，由此可见一斑。

在追随刘邦起事之前，周勃是个篾匠，以用芦苇或竹片编养蚕器物的手艺见长，间或也给别人吹箫送丧挣几个零花钱。

他这个人没有什么文化，也不大懂得文人们的礼数。

在西汉王朝做了大官，每当接见那些咬文嚼字的文人，他也不客气一下，竟然直接东向而坐，强令对方有话直说有屁快放。

西汉时的座次以东向为尊。

但刘邦慧眼独具，以为周勃此人可托大事。

他在临死之前不久，向吕后交代说：“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

周勃退休归国后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都成天“自畏恐诛”。

河东守尉每次来绛县巡视时，他都以为是冲着自己来的，神经兮兮地身披铠甲，令家丁手持兵器与守尉相见，生怕一不小心被人家逮个措手不及，拿下法办。

他这种草木皆兵的惶恐，再次印证了惠帝诸子之冤，同时也使他看上去更像是要谋反。

于是麻烦真的便来了。

有人以周勃退休后的表现向朝廷报告，说他有谋反的嫌疑。

原本对他就不放心的文帝将信将疑，责令廷尉（朝廷最高司法长官，位列九卿）逮捕查办。

当狱吏气势汹汹地出现在他家门口时，这位身经百战的老将竟然惊恐万状，一时瞠目结舌，不知所措。

狱吏对他也不客气，话语间多有侮辱；吓得他方寸更乱，赶紧从家中取出千斤金，好言好语殷勤贿赂，竭尽谄媚恭维之能事。

狱吏收了好处，便转而想办法来帮他解脱，在书写公文的木牍背面写了几个字给他看：“以公主

<<庸才当道>>

为证”。

经狱吏这么一点化，周勃才恍然大悟。

他的长子周胜之娶了文帝的公主为妻，如果她出面证明周勃的清白，无疑是最具说服力的。

此外，周勃曾经把文帝赏赐的5千斤金全部贡献给了帝舅薄昭，这回终于发挥作用了。

薄昭知道周勃有难后，便进宫去找姐姐薄太后帮忙。

薄太后也不相信周勃会谋反，便在第二天找到文帝，对他说：周勃当初平息诸吕之乱时，手提传国玉玺，亲领京城的卫戍部队（北军）；那时候他都没有谋反，如今屈居一个小县，如何会反？

西汉王朝的皇帝们都比较怵太后。

这个传统大概从吕后开始的。

文帝正好刚刚看过了狱吏写的审讯报告——这个报告定然对周勃是有利的，因为狱吏收了人家的钱财——便歉疚地对薄太后说：我已经派狱吏调查过了，正准备释放他呢。

有惊无险的周大将军出狱后，竟然感叹道：我曾经统领百万雄兵驰骋天下，今天才知道狱吏的威风！他大概忘记了，落了毛的凤凰连鸡都不如，虎落平阳时，连狗也不会把它放在眼里。

他可能更不明白，权力再贵，不如钱贵，自古而然。

<<庸才当道>>

编辑推荐

两种人的舞台，刘氏皇统的家风与国运“巨藤”王莽的兴亡，都有儒家惹的祸。
还有多少灵魂，在历史的深处独自忧伤？
还有多少脸庞，在时间的河岸惊恐张望？

<<庸才当道>>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